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真宗皇帝

种放出處

淳化三年八月詔徵終南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俱隱豹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嘗辟穀書陝西轉運使宋維翰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上嘉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賞賜之不奪其志

談死載放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咸平元年九月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塟遣僮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寄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放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塟母欲行私覿是掠朝廷之美也士申賜放束帛緡錢　四年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孝行純至棲遲衡泌僅二十年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疾不至　四年七月內侍遣使賫詔書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疋錢十萬先是判永興軍張齊賢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賁且言臣前在中書親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擢緣未知本末不敢奏

奏令莊出守始熟其爲人故也　九月戊午种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上謂宰臣曰放亦有就祿仕意且言逆於朕諭以旌外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爲者賞一人可以勸天下矣乙酉放表辭恩命上令宰臣召問之又如放與同知樞密院陳堯叟遊舊令諭旨且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放至中書爲宰臣言上虛懷待士旰食憂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病來爲念宰臣以聞詔遂不許其還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

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院光寵之盛前所未見也六年三月癸卯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歸故山詔許之　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館秘閣官宴餞於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十月上遣使就終南山撫問放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已未召近臣觀之翌日又遣使優詔促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爲請許之　景德元年正月癸巳遣中使賜种放茶藥

十月壬午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自終南山來朝上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俸特給之　二年四月戊戌幸龍圖閣近臣畢集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种放與焉閱太宗御

書又觀諸閣圖書　五月以放爲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
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府臣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
餞行恩禮甚厚　九月辛未遣中使齎詔撫問种放於終
南山　十二月甲午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三年
四月放有兄喪賜告歸終南山宴於龍圖閣上作詩賜放
侍臣皆賦放每至京師秦雍學徒多就而受業上面獎之
放頓首謝　八月种放既歸終南敦撥山中表求太宗御
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
草屋食野菜蕎麥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能也　四年
十月甲辰右諫議大夫种放便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
謂輔臣曰放比高尚其事每詢放多有可採朝廷雖加爵

然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因令陳堯叟諭意且曰朕慮欽若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爲美也既而堯叟言欽若自被聘召及還詠嘗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堯叟復手筆諭之欽若疏如前上乃遣內侍賫詔賜欽若曰卿宜體茲眷遇矜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畫形奏牘以沃朕心副凉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欽上表固讓上曰是能守分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給事中判集賢院种放得告歸終南山是日召見賜餞於龍圖閣上作詩賜放令羣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因誦

北山移文其意蓋譏放也明日上出晁迥已下詩序示王旦等因題品之以迴詩及楊億王曾序為優詔令別自繕寫送放時榆榮之　三年正月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雍者放答陳堯叟詩五章以聞上嘉之謂宰相曰放隱居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上許之詔答云倘再召切復辭也又作歌以賜并齎衣服銀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為弟汶求官即授秘書正字　四年正月給事中种放自終南山來朝　二月上躬祀汾陰后土三司車駕西還至西京令京兆府禁民樵採放莊園　四月甲辰朔車駕至汾陰甲寅給事中种放還終南山賜宴賦詩如前例

十一月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貽書誚其出處之迹且勸以亟辭祿仕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旣優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横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吾不猶愈乎角力而中第者乎初嗣宗就試講武殿當因戲口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媿憾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使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且述放弟姪無頼據林麓樵採周囘二百餘里奪編民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而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詆醜目放爲魑魅且屢遣人責

放不去上方侍放學詔工部侍郎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天封觀側詔遣內侍就與唐觀側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使規芻粮具之數時議侵薄焉

八年十一月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親制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終南山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放言事甚衆但外庭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議道議德議用議兵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將卒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

楊億進退

咸平四年三月辛卯以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誥上初欲用著作佐郎梅詢令中書就試映鼎及詢寄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於上曰梅詢險薄用之恐不協羣議上曰如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文名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乃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命　十二月奏疏議棄靈武其略曰今靈武之存爲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爲蠹逾於蟻壞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恐遠大之基信悠悠之談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　三年五月有五大中者初以專經中第罷宜黄主簿赴選調命爲流內銓主事擢授大理評事時知

制誥楊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即封還誥書以爲丞史之賤不宜任清官不聽既而大沖居職累歲無所稗贊丁未送審官院差務外州　四年欽若爲人傾巧同僚皆嫉之億在館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它所亦然欽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欽若辭日具奏詔諭億令作詩竟遷延不送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　三年二月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五年九月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遣中使挾太

醫齋之拜章爲謝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副予惻席待名賢之句尋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惟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爲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六年六月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鼠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皇后劉氏上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

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頻忤旨恩禮猶不衰王欽若陳彭年深害之益加譖毀上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旣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譖者之言得行即謀退遁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謁告携子與孔目吏中夕亡去先一日上聞億母疾遣使言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已亡去矣朝論諠然以爲不可上亦謂輔臣王旦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寘諸官職陛下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爲罪人稍

陛下矜容不然顚隮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

上終愛其才諭司令弗下億素體羸於是稱疾請解官

乎未以億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

日赴任

黄庭堅云改命陳彭年草制命下之日億全家奔陽翟

按立后在去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

緣此也歐陽修所記與江休復雜同今用之錢惟演金

坡遺事載億以五月二日奔陽翟使者及門始知億已

亡其罪億去後始賜也本傳云億不待報行上親緘藥

劑及金帛賜之蓋飾說也今用錢惟演所載庶得其實

億既亡去朝論即宜然王旦等乞罷其近職此命當丑

下乃自五月二日至今月半未幾四旬始責降真宗寬大容直之盛德於此可見而實錄正傳並畧之深可惜也今特著之億稱疾求罷因授分司本傳當不謬又云有憲官彈億者則恐未然憲官蓋姜遵也彈億在明年八月億降汝守時分司之授初不見憲官舉劾疑本傳別有所據當考

七年八月秘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求入朝上謂王旦曰億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億不足誣謗之耳億受國深恩非土木類諂諛過當則恐有之訕謗之事保其必無也戊辰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頃以母疾

擅去闕庭所宜屏跡衛茅盡心甘旨或求領郡深屬妻君
請罷之上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
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意耳乃詔中書召遵諭之
按實錄及寶訓並稱億求入朝獨姜遵言億忽求領郡
不知何也豈遵隱閣不審或實錄與寶訓皆誤當考
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秘書監楊億言郡內秋稼甚盛乘
一本至四十穗稱一本至九百角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億
之詞筆照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
輩相繼屬和文有正元元和格者自億始也　九年十一
月癸亥詔近臣觀書龍圖閣秘書監楊億預焉
據曾太史鞏隆平集楊文公傳云疾愈知汝州會加王

皇聖統表請陪祠召爲寶冊參詳儀制副使入之遣禮

部侍郎知貢舉坐罷降秘書監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冊立皇太子命秘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　三年三月癸未工部侍郎楊億等並降一官以貢舉坐謫也　四年四月庚寅工部侍郎楊億爲翰林學士大中祥符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始終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　六月寇準屬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丁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懼力諂

準授準太子太傅萊國公　七日周懷政事敗凡周懷政

謀發丑黜準又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相學者

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

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

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爾億乃稍

安卒保全之當時宰相愛才如此謂雖奸邪議者亦以此

稱焉　十二月丁丑朔起復翰林學士楊億卒錄其子紘

為奉禮郎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自

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猶弇其浮薄至億乃振起風采

與古之作者方駕矣文思敏速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毫

無發而精密有規裁不須不艷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

不加點竄於是學者翕然宗尚名聞四方書無不覽善強
記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蓋一時文字之冠也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
誥楊億爲禮部尚書賜諡曰文國朝故事非嘗任兩府及
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爲寇準草奏請
太子親政爲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沒準既贈中書令億宜
蒙旌賁故特贈之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乞加諡
億志乃奏雖不行詔送史館

王欽若事迹

咸平四年四月乙未翰林學士王欽若爲左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　五年三月庚戌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削籍

流儋州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趙昌言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范正辭並削一任昌言責授安遠行軍司馬正辭滁州團練使推直官殿中丞高鼎主簿王化並削兩任鼎責授蘄州別駕化黄州參軍先是有河陰民常德方者訟臨津尉任懿納賂登第下御史臺鞫得款云咸平三年補太學生寓僧仁雅舍仁雅聞懿就試言多識朝貴當爲道達懿署紙許銀七鋌仁雅以謀之僧惠秦惠秦私隱其二易爲五鋌惠秦素識王欽若時已在貢院乃因欽若館客甯文德僕夫徐興納署紙欽若妻李氏李氏盛就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其左臂幷口傳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三場睿復持湯飲至省欽若遣睿語李氏令取所許物

懿未即與而懿預奏名登科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爲文德惠春等所廹馳書河陰形於詛詈德方者責卜縣市獲仁雅書以告昌言具得其事白請逮欽若屬史先是欽若爲亳州判官嘗即其廳幹及代歸以嘗從行雖久事欽若而未除州之役籍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績還鄉里持服欽若託爲舂解去名籍至是欽若自訴云嘗休役之後始備於家而惠秦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上謂昌言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政府豈可遽令下獄乎昌言爭不能得乃詔翰林侍講學士邢昺內侍副知閤承翰并驛召知曹州工部郎中邊肅知許州虞部員外郎毋賓古就太常寺別

鞫得懿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僧達主司實不知誰何至是曷等緣懿識湛以為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竇文德徐興悉逮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皆不識惠泰致無與為證又欽若固執知舉時未有初齋而懿款已具遂以湛受銀為寄錢去當死特旨之懿杖脊配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及隱銀入己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推坐詛詈懿杖脊配隸郢州牢城是獄也仁推雖坐詛詈懿索銀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為同知樞密院事洪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

畢及官狀湛家貲無物堪業與梁顥善假顥白銀器乃取顥所假者輸官昌言等皆坐故入并及於責

此段實錄所書專爲王欽若六今用司馬光紀聞及欽若新傳修入

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入寇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策參知政事王欽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爲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大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廟社遠之楚蜀

邪上乃止二人由是忌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　十二月戊戌車駕至自澶州

二年正月甲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自天雄軍來朝　己巳欽若加階邑實封中謝又賜襲衣金帶鞍馬

四月欽若素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敦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三年

二月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自得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

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欲親征未決或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譖者謂準無愛君之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顧準稍衰

戊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寇準罷爲刑部尚書以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爲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便坐上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

重柄庶保終吉也既而令準出知陜州將行又遣近臣傳
旨戒約
準知陜州實在三月庚申今并書之
封禪天書見封泰山七月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上欲臨
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
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
問所以寵待勲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
王欽若恨瓊附準此據王珪所作神道碑本傳去宰相
此上問疾按欽若此時未爲宰相傳誤矣或當時史官
陰爲欽若諱也
上以李沆林特劉承珪等所析表新法猶恐未盡其要令

樞密直學士李濬劉綜知雜御史王濟與三司同取舊法較其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輸惑不敢以時貨易然榷務所納金帛其數已多於前歲矣　庚申特承珪請罷比較仍乞不議酧賞從之　四年九月丁謂林特以王濟等較茶法特論多忤因與王欽若迭詆訾之　辛巳濟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十二月乙未王欽若等編修君臣事跡欽若為人傾巧所修書或當上意褒賞所及欽若即自名表首以謝或繆誤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楊億以下所爲以對同僚皆嫉之侍陳越寢如尸以爲欽若石中立作欽若妻哭其旁餘人歌虞殯於前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黜責王旦持之得寢億在館

中致若或繼至必避出他所亦然欽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欽若辭日具奏詔諭億令作詩竟遷延不送

此據江休復雜志附見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鼙鼓擾而爲涌室宴務爲甄官豈若直指其名也宜改正之欽若曰此蓋晁迥楊億所修上曰卿嘗參之邪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詳皆具載其名　五年九月戊子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爲

兵部尚書安仁小心謹畏慮事審詳特留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上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中正不罷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三司使禮部侍郎丁謂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

因丞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所薦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乙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等善當時文士多稱其品題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爲人欽若御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六年六月議立皇后劉氏億不欲草制更令他學士以是頗忤旨恩禮

猶不喪王欽若陳彭年深害之益加毀譖上意稍怠德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大策數處以示德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德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譖者之言得行即謀退避德有別墅在陽翟德母往視之會得疾德遂留謁告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　壬申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　七年六月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堯叟為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為穎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上嘗以善事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於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旦遂止欽若退遽

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非欽若幾為深契旦惟惟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面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之下爭於上前者數矣及是王懷信等上平清井監壁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充其請轉一資知節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上促之知節忿恚因面訐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稟即超授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議賞典不具劄子亦不具進奏使直到送中書與懷信供備庫副使始則稽留不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

朕猶束手也又曰欽若等亦異常不知事無大小動輒爭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耳其如事君之禮人所具瞻何於是三人者俱罷　八年四月壬戌欽若復爲樞密使同平章事　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爲右僕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之厚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常語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

九月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爲禮部侍郎初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見崇奉五嶽上意不擇及欽若爲

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諧之會曹布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
遠而曹令人箄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
若遂罷曹政事　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先是太常禮院言
宰相出猶當綴視朝王旦以是日臺望舉禮例中書言其
日皇帝已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輟朝之令議者謂其日
當罷百官拜表之禮時王欽若與旦不協故抑之　十二
月甲戌以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李士衡為三司使士衡
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欲言而未有路會上論時文之弊欽
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
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二年十一月屯田員外郎判度支句院任布責監鄧州酒

說[illegible]祥符紀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議論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　三年六月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辯乞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辯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制詞以均勞之意從優禮云尋命判杭州

實錄云初周懷正以上崇祀遂與妖人朱能輩偶造靈命異圖恩寵且日進藥餌欽若屢言其妄復累陳規

詠懷正擢得罪因共誣誑僞言捕獲金商州道士譙文易富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上不復辨詰始有是命蓋當時史官見欽若復相故陰爲之辭其實不然也今削去受金復貶事據記聞載蘇頌子容語此必不妄今從之

初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在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後又言度墳在鄭州祠宇毀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爲鄭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作文著其事

凡天文及諸詞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
蓄積者然也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備位
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　九月壬申王欽若來朝令入赴
內殿起居　十月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爲資政殿大
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十二月乙丑王
欽若爲司空職任如故　丁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
欽若爲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見丁謂事迹
五年十一月戊子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見丁謂事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真宗皇帝

丁謂事迹

天禧三年正月丙戌知江寧府丁謂言啟承天節道場甘露降仍獻五言詩有詔襃荅有知詩賜焉　四月丁酉知江寧府丁謂言中使雷允恭詣茅山投進金龍玉簡設醮次七鶴翔於壇上上作書賜謂　六月戊子保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　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冦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節度使丁謂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

宋綬草辭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準謹甚常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丁未以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吏部侍郎林特為尚書左丞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性邪險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待亟引用之　四年六月丙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匹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亦恨準及同為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為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上不豫艱於語言政事多中

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故劉氏宗人橫於蜀李民壁井上以皇后故欲含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間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

正傳云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按此時惟演但為翰林學士不當使與丁謂同日而語附傳亦不載惟演恐正傳誤增今不取張唐英仁宗政要又載準言丁謂持才挾姦曹利用恃權使氣恐唐英所載亦不得實利用恃權使氣當在太后垂簾時今猶未也陳繹拜罷錄亦止稱丁謂

準乃蜀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泄所謀

億至自剪燭跋此據附傳今正傳削去龍川別志乃云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泄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不知別志何所據然別志所稱立太子廢劉后則自準罷相後固懷正之謀而億所草乃請太子監國表爾雖附傳亦以為微服過利用為在此時蓋誤也拜罷與附傳同今正傳已改之附傳及拜罷錄並云草制正傳但云草表今從正傳

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

其請會日暮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亦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曰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嚮昔所見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詳云

仁宗實錄熙準附傳陳繹拜罷錄司馬光記聞張唐英政要曾氏隆平集蘇氏龍川別志並誤以準初罷相時

事即周懷正所謀蓋不考其日月故也國史正傳已畧正之但不詳爾今取錢惟演日記及江休復雜志附益之請太子監國準奏也傳位太子廢皇后周懷正謀也準以監國表淺罷相以懷正謀淺遠貶二事初不同諸書見準坐懷正繼貶謂準本謀如此其實謀出懷政準未必知耳仁宗景祐元年四月以王曙言進謚楊億亦但云草奏請太子親政不云午制也龍川別志又言使億草詔書遣曙出使誅異已者曙藏去之億實不然今止從實錄

七月癸亥上對參知政事李迪兵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錢惟演於滋福殿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

史交結中外再求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遍召以至營軍臣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着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長者無過只是才短不能制準因言中書宜早命宰相上難其人惟演對曰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着三兩員參知政事上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對曹利用丁謂任中正並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上頷之惟

演又言寇準宜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壻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知言出禍從然不敢不言惟陛下幸察上曰卿勿憂惟演再拜而退

丙寅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迪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書馮拯爲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拯拜樞密使蓋用惟演之言也迪既爲宰相而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口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怪疑曹利用丁

謂因各求罷上徐覺其誤召知制誥晏殊誥之將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丁謂過中書上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爲便又言玉清昭應宮未有使請昔議建宮宜即令領此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上曰諾庚午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同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也

此段參取錢氏及司馬氏日記修入晏殊詔召恐不至再當考馮拯自兵書加吏書必參政日記偶脫今追填之楊億所云此舍人職蓋參政制乃舍人所當草也

上既從錢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擢謀益深壬申準入對具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上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上沉吟良久色漸解曰將取文字來迪退俟作文字卻進上遽然曰卿等無它且留文字商量更召謂入對謂請除準節鉞令出外上不許

　此據錢惟演記刪修準迪謂入對皆二十二日

越明日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又三日準乃遠貶

吉周懷政發立事見懷政錄發立發朱能天書見朱能偽造天書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懷政交通而曙又準壻也準親吏張文質貴德潤並黜為普寧連山縣主簿後又除名配隸封貴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準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須公為一好詞耳億乃稍安卒保全之當時宰相愛才如此謂雖姦邪議者亦以此稱焉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從知相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

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頓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二人忿鬩蓋如此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馬制詞云不務斂修益恣凶慝專余輔弼玷乃搢紳仍以其事徧告諸州御史臺榜朝堂自準罷相繼以三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此據司馬光記聞丁謂傳云周懷政事欲議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而除道州司馬獨王曾以帝語質

之瑣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按居停之語在仁宗初再貶雷州時曾緣此遂謀去謂龍川別志當得之以聖旨質謂乃李迪其事見記聞今從之若此時曾已詰謂則當迪謂忿爭時曾亦必不助謂矣國史恐誤也徐度國紀所載恐不然今不取

癸卯衛尉卿慎從吉爲光祿卿致仕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杜堯臣改衛尉少卿知陝州皆坐與寇準親善也

九月己未以樞密副使周起爲戶部侍郎知青州簽書樞密院事曹瑋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部署兼管勾秦州兵馬起素善寇準而瑋亦不附謂謂惡之并指爲準黨故俱罷黜　十月丙午太常寺太祝丁珝爲內殿崇班從

其父宰相謂所乞也　十一月乙丑自起準貶斥丁謂浸

浸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年除位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及是上對輔臣於承明殿欲令太子莅政於外皇后居中詳處輔臣等請以太子監國望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尚書謂執不可遂草熟狀謂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侍郎兼左丞其餘遷改有差（詳見輔導太子）政事兩省侍郎無兼左右丞者而迪舊人亦當遷尚書謂壽意抑迪迪不能堪變色而起　丙寅晨朝侍漏謂又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仍領賓客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尚書入東

宮皆非公遺物議未息況已奏除豈事何可改也因詬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於長春殿內臣自禁中奉制書置榻前上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中外無不畏懼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具言昨林特子在任非理決罰人致死其家詣闕訴冤寢而不理蓋謂所黨庇人不敢言又曰寇準無罪見斥未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又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別擇賢才為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利用進曰以片文隻字遭逢聖世臣不如迪奮空拳捐軀命入不測之虜迪不如臣也上顧謂曰中書有不當事耶

謂曰爾以詞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職外亦無曠闕事頃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上怒甚初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上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即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謂相親忍加排擯願退就班列上慰諭久之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 丁卯迪請對於承明殿又請見太子於內東門其所言蓋不傳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己失援白上欲留之并請留迪因言契丹使將至宰相絕班馮拯舊臣過中書甚便若別用人則恐生事上可之

延對承明殿不知言何事而責隷正史皆不載今特表
而出之
戊辰令謂以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
制詞舍人院所草也蓋所草制詞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
曾等並如初議遂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
用等皆制格
百官表謂以戶書知河南迪以戶部知鄭州皆係戊辰
日
己巳謂入對於承明殿上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
忿詈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帝優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
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子進於是入內都知張

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時已命學士劉筠草制以拯為相領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制入而未出也謂既復相其制亦卒不行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出院遇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焉

拜罷錄云迪欲兼左丞王曾等以為不可又云迪語拯喧戾上連叱之又云上稱迪無禮又云時契丹使將至年相絕班於是復欲相謂錢惟演請并留迪王曾等言謂無過曲在迪請令出三兩月復召之此皆陳繹私意曲筆與正史實錄及諸家書並不合今不取獨所云惟

演請并留迪或不妄盡迪與謂初並出守尋復留不知何故當是從惟演議耳然惟演實爲謂計當時不得已且并留迪故謂卒留而迪竟出也龍川别志載二相忿爭又與實錄正史不同且云劉筠辭不草制乃命錢惟演按此時惟演已到樞密别志誤矣記聞亦以爲草制者惟演也今皆不取然留丁謂出李迪其謀實自惟演但不當草制而草制者晏殊也御史臺記劉筠傳云十一月丙戌除丁謂兼少師李迪兼少傅馮拯與曹利用並兼少保筠當制麻入未宣迪請忿爭於帝前戊戌筠復直謂罷爲戶書知河南府迪罷爲戶侍知鄆州拯爲昭文曹爲集賢制既入謂復留要筠改制筠不從卒命

他學士為之拯遂為集賢曾依舊為副樞此記載王曾事與他書不同當考宋綬作曾墓銘亦云上在東宮始議邦政以樞務倚三孤曾當上麻入而事遽易丞相要曾改詔曾拒不往卒用他學士為之然則迪謂曾初頌東宮職及罷相兩制皆曾所草也

庚午吏部尚書平章事丁謂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師樞密使同平章事馮拯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平章事樞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是日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諸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務委皇太子與羣臣樞密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奏

壬申皇太子見羣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

謁　十二月己丑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太保王欽若為司空職如故止立學士班　丁酉欽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上之不豫久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宴見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知誤也

記聞載欽若入資善堂見太子位三少上丁謂方用事

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白上臣已歸班不曉詔旨上留其詔改除司空授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天禧三年六月甲午初罷相時事此時謂猶未入中書也若已為太子太保又令歸班則詔旨果不可曉恐謂亦不至此謬或記聞誤也改除司空參取記聞及本傳押赴中書視事及為使相除河南則參取記聞及江休復雜志稍刪潤之

五年正月丁酉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乃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　三月壬寅輔臣以天章閣成

並進秩丁謂爲司空馮拯爲左僕射曹利用爲右僕射任
中正爲工部尚書錢惟演爲右丞王曾爲吏部侍郎張士
遜爲給事中初利用止加階邑[illegible]奇謂與同遷命已下乃
帖麻宣拔
范鎮東齋記事云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
乃知進士之爲貴也如此不知鎮何所據附傳正傳俱
無之當考
十一月甲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
若有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先是欽若累表請就醫京
師未報丁謂蓋使人紿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
弟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贊善大

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與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可無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鞫弟接問欽若皇恐伏罪戊子責授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被罪仍班諭天下　十二月壬戌徙知應天府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張知白知亳州初知白在中書與王欽若不協於是欽若分司南京丁謂欲知白修怨也已而知白待欽若加厚謂怒故徙之　乾興元年二月甲辰封晉國公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遺詔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廬草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闥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

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遽須它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
佛然曰參政果欲擅改制書耶曾復與辯而同列無助曾
者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爲重詳見
太后垂簾 庚申命羣臣丁謂爲山陵使先是輔臣請皇
太后御殿太后遣內侍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
朝夕在側何須別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援
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乙垂簾
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與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
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
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與聞

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乎行其意及學士草詞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

歐陽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比無得見議遂定附傳正傳俱无此今亦不敢取

甲子始聽政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參知政事王曾謂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口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貶道州司馬冦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爲衡州團練使副仍

擠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懐政交通連坐明黨附會也始

讒竄遂王曾疑責太皇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

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蹴然懼遂不復爭切制語

本綾當直草責辭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

耶綾遜謝乞加筆削謂即用己意改定語所稱當醜徒干

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羅此震驚遂至沉劇皆謂語也

江休復雜志云呂文靖作舍人值句假丁晉公宅會寇

忠愍招遂趨往至則懐中出詞頭□□草忠愍公雷州

制既畢覽之不懌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呂遜謝再

三乞口筆增損遂注兩聯曰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

違豫之初羅此震驚遂至沉劇按呂夷簡天禧四年九

月自知制誥改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在舍人
院久矣又下詔責㓂準等乃二月二十九日其草詔時
非旬假可知恐江氏誤也今不取當從龍川别志當直
舍人乃宋綬龍川别志丁謂逐李迪命宋綬草責詞綬
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
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
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沈頓謂所定也按實録具載㓂準
及李迪責詞準則云爲臣不忠迪則云附下濟惡並無
春秋漢法等語當是宋綬但從謂指草詔卻自用己意
行文致不同耳罹此震驚遂至沈頓乃叙說周懷政謀
反事準坐與懷政通交迪坐附會準初不叙爭議上前

事也蓋史與準同責而別志偶不及準致妄以爭議事

附著之然爭議亦何至震驚沈頓令不敢

謂恐準也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齎勑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劔揭作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多州吏也起迓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皇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勑準即從録事參軍借緑衫着之短靴至膝拜勑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辭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憮然曰吾少

時嘗爲詩有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郢州廸聞其異於它日即自裁不殊殺之乃免人往見廸畜中使輒藉其名衣饋之食留至甚腐棄捐不與廸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廸至衡州不離左右廸由是得全或語謂曰廸若貶死其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記事爲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宣徽南院使鎮國軍留後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使侍御史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受詔爲向敏中諸子析私財丁謂使所親諭億欲市向氏長安第嚴

川田億王向弟西戎諸子曰上田衣食之原決不可斷由
是許謂意謂欲緣是併中億而肆得詔即曰上道弱卒十
餘人不以弓報天廐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戶部侍郎知
青州周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給事中知杭州王隨授
秘書少監知通州知海州王曙授鄧州團練副使兵部郎
中知光州盛度授和州團練副使凡前附寇準事者並再
加貶絀　六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大內押班雷
允恭以擅易皇堂事伏誅（詳見雷允恭擅易皇堂）初丁謂
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常以上
卧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
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力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

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久起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　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謂獨不與知得罪顧衆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蹴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為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

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比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稍解令拯等即殿廬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貶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特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眞有禍心

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惡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
而公論不以爲過也
魏泰云呂許公摧知開封鞠雷允恭獄凡行移推劾文
字及追取證左之人一切止自允恭略無及謂之語獄
具欲上聞謂信以爲無疑遂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
其絕地之事按劾獄就牽縣內侍羅崇勳實主之許公
但與魯宗道復視皇堂無與獄事也魏泰所聞誤矣以
許傾謂乃王沂公然與獄事亦無與龍川別志所載蓋
得其實泰又云沂公獨入劄子乞與山陵已前一切內
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文字中
書須宰相參政密院須樞密使副僉書關方許中外承

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事俱不見於國史實錄以理揆度之謂方與允恭交結沂公雖有此奏亦未必從愕然自失當是沂公獨對發其擅易皇堂事耳今並不取丁謂附傳及正傳並云遺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允恭擅易皇堂遂併錄謂前後欺罔事竄之按王曾言行錄謂乃欲去權字者傳會矣僧文瑩湘山錄載仁廟叅臨才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巳日高太后遣中人傳旨中書爲官家年少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裏殿會丁晉公謂在告馮相復奏曰乞候丁謂出與商量及丁參告太

后又傳旨晉公公奏曰臣等尚聞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它處則理勢不順難以承稟晉公由此忤太后意後面責同列曰此事揞君即當中覆何須某出足見顧藉自學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參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爲莽卓乃真宰存心也丁謂忤太后旨此當得其實然謂初議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帝召對輔臣決之今乃不欲太后獨受羣臣朝似與前相戾我姦邪亦往往堅持小正以售其大不正又詳意太后未必罪己故敢如此也但文瑩所載尚多牴牾且丁謂未敗時魯宗道安得遽爲參政今皆刪取并用進錢書之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爲太子賓客知鄆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並坐降絀　七月戊辰朔降丁謂子太常丞直集賢院珙爲太子中允落職監鄆州稅珝玘瑊多退一官並勒令隨父知河南府薛顔素與丁謂厚善庚午命知應天府趙湘與顔易任　壬申玉清昭應宮副使翰林侍讀學士刑部尚書林特落職歸班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祖士衡落職知吉州降侍御史知宣州章頻爲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禮部郎中蘇維甫知宣州權戶部判官工部郎中黃宗旦知袁州權鹽鐵判官工部郎中孫元方知宿州周嘉正知金州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上官佖知晉州金部員

外郎擢磨勘司李直方知淄州並坐丁謂黨也　乙卯降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判鹽鐵句院潘汝士知處州汝士謹修于丁謂將也殿中丞集賢校理知開封縣錢致堯落職監池州酒稅始丁謂知江寧致堯爲府從事及謂入相擢爲館職知赤縣倚謂勢納賂謂敗并黜之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款伏謂嘗教言乃所爲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乃復教云工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二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

妙語涉妖誕　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户參軍豬子並勒停比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謫說誅悉降黜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令宋綬草寇準責辭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旨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又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謂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適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

外臣除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侍御史方謹言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謹言莆田人也　十月己亥左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州陳靖為秘書監致仕靖雅善丁謂及謂貶黨人皆逐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老病無政事不宜久為鄉里官故有是命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離之與為婚姻謂逐冦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為鎮國留後即

日改今命　天聖元年三月戊戌太常博士丁珝大理寺丞丁說閤門祗候丁琳並與在外監當皆謂之弟也　七月己丑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范域知鄧州初上封者言域與丁謂厚善故自成都代還特黜之　三年十二月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爲雷州司戶參軍謂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西京留守劉□祈付其家戒使者伺□會衆僚時達之□得書不敢私即以聞上見之感惻故有是命謂雖多智是猶出於揣摩也嘗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令不緣赦有未可以内徙上曰謂所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

魏泰序此事謬妄甚今不取張唐英所載差近之故正

史循用然謂必不敢上表特與其家人書耳粵英亦誤

五年十二月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爲謂必還殿中侍御史陳炎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赦無赦丁謂因緣險佞巧據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說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崗冀消王氣令姻柴居禮與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寶私結要權假冕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祗因明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辜復請史不原赦上然之　八年十一月戊辰南郊　十二月壬辰以雷州司户參軍丁謂徙道州司户參軍□□始南郊肆赦中外議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

只合取彼蛸蟵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暢言𥳑奸邪弄
國罪當死無可憐者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還
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　明道元年十一月丙申詔
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旨珝
爲供奉官　景祐四年閏四月光州言秘書監致仕丁謂
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
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
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真宗皇帝

朱能偽造天書

天禧三年三月入内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内庭權任尤重附會者頗衆往往言事獲從同輩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庫帑皆得專取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中廝養性凶狡遂賂其親信得見因與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怪事以誘之懷政大惑援引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坐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造符命託神靈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賴準舊望欲實其事準性剛强好勝喜

其附己改依違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能所爲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

劉敞作寇準傳云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肯而準壻王曙居中與懷政善遂固要準乃從之按王旦死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三年三月敞誤甚矣或欽若輩爲此非旦也

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

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姦險小人偶歷驅使驟為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揚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日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洪鈿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倘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

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宣聖壽无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獨諫不足聽心狃居常之安耳熟道訣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由奏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柰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此之時老君寧肯興兵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才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亂庶災害不至禍亂不作爽又言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未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未能以謝天下上雖不聽然亦不罪爽

也

與本傳載天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對在祥符初恐誤也

移見祀汾陰前又見於此未能所獻天書其迎奉之禮

蓋不減祥符而國史實錄諱之遂不復詳載且夫其時

日按稽古錄於是年三月載駝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

令用此爲據繫之三月末魯宗道孫奭疏亦不得其

時因此附見國老閒談以宗道所詠爲指祥符則誤也

令追用之記聞載奭諫語凡之正傳尤切直恐奭不但

一疏今並載之可見先朝容直臣也按李維賢有賀天

書降兩表其一云四月四日迎奉入內其二云八月二

十四迎奉入內今並用此月日載之長編

壬寅召近臣詣真游殿朝拜天書　五月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耳準不懌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於禍蓋自取也

此出湘山野録其言有理故取之

六月準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宫使集賢殿大學士　八月丁亥以天書再降於乾祐殿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諸軍並與特支屯駐在外舊無例特支者皆給與賜乾祐縣民秋租十之五普度諸道釋童行廣南官吏聽挈屬之治所制曰朕

寅奉丕基撫寧中宇慶靈積厚高明博臨受河洛之圖書
開聖真之鴻緒陳嘉牲於崇巘沈瑄玉於隆湍順拜文蜀
之壇恭薦臻壝之板儲精淵妙敷化醇醲捌惟或鎬之區
是為神明之奧名山之內福地在焉載嚴曲泰之都式佇
鴻濛之駕清心昭格燔極覽觀由茲鶴苗之封薦錫龍綈
之祿諭朕以輔德戒朕以愛民吉臨降之先期述延洪之
景祐介子孫於千億保函夏於太寧而又睠顧皇儲繼演
寶命昭其仁孝之至示以報命之祥齋莊載按揚厲彌至
考詩冊牒允謂殊尤昔燧皇握機但有酋渠之刻虞舜負
泉止觀河渚之文豈若祚我菲躬慶及元嗣膺茲繁祉貫
茂皇圖思與萬邦共均純嘏仰荅高明之貺用推肆眚之

恩
郊恩蒸遇忽降大赦蓋以乾祐天書再降故也及周懐
政未能芟敗史官諱之遂改易制辭自蔡厲鏤瓊之板
以下但云迨兹二紀馴致小康邦本既寧天休允集顧
惟陰騭莫獨在予思與萬邦共膺純嘏遂大赦天下臣
竊切請實錄國史固疑此赦之必有所爲也撿會要云
以天書而赦文殊不及之因令口諸州赦文所編錄建
隆以來赦文內尋出全本則其辭蓋昭然且未能芟偽
造天書實錄正史皆畧之惟此制辭差詳恐其亡逸而
特著於此原史官所以深諱者爲過舉也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此尤可見真宗之盛德矣若乃末殺其事竄改

其辭使後人漫不可曉既失史官之職又没帝王改過之美臣某所不敢從也此會要乃三朝會要令五朝會要已改云以天下小憂故降赦蓋從史也孫奭等諫疏或在此赦後然三月末已載之不復遷改且天書再降則奭等於初降即上諫疏亦不可知爾

戊申自瓊林苑迎奉天書入內　四年六月準罷政事爲太子太傅萊國公以奏請太子監國丁謂等力譖之也七月甲戌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事敗伏誅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及其黨乾祐觀主王先道士張用和殿直劉益借職李貴康玉殿侍唐信徐原並充

死黥面配儋梅高崖雷瓊萬安循州　朱能父左武衛將軍政任劼母周氏贈銅百斤并其子守旦守吉分配邵郴道州貲產沒官與劼往來結社入悉決配諸州自餘親事卒懷政僕使決杖分配海島遠州　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　并見丁謂事迹　八月辛巳入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決杖配唐州高班胡元則黃門楊允文決杖配西京坐嘗受命乾祐縣與周懷政協同妖妄故也元吉尋黥面配貫州朱能聞使者至自度不免衣甲以出殺盧守明帥所部兵挈家屬叛逃永興軍奏其事詔遣內殿承旨江德明入內供奉官於德潤乘驛發兵捕之應能黨與分配嶺表者所至禁繫別族朝旨能衆潰勢窮

處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寧城十
將孫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門門祇候順本城都頭
興順還官實在十一月甲寅今并書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趙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馬　甲
辰入內押班鄭志誠嘗納朱能音問及披獲表章有請大
子親政之辭令右諭德魯宗道御史劉平鞠問削兩任配
隸房州　九月丙辰詔劉益康玉徐原等十一人並活釘
令衆三日訖斷其手足具五刑處死王先李貴並斷手足
處斬唐信八人並處斬文思院畫匠軍士百姓十五人並
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門島及廣南牢城朱能僕使及道士
軍士十二人並杖脊黥面配江湖福建牢城能弟文顯免

杖黥面配鄆州牢城初能將擇日打制使文顯潛以告知
府朱巽等政至是獲用輕典能妻高母李弟婦陳泊女僕
家僮十二人並決杖分配湖南京東西州軍能子仲歆以
幼不勝杖黥面配澧州牢城聽隨母之配所時命殿中侍
御史王博文與內臣岑守素等乘傳詣永興按劾具獄以
聞而降是詔初遣博文入謂連逮者必求博文唯治首惡
脅從者皆爲請得以減論　壬戌知永興軍府朱巽陝西
轉運使梅詢並削一任巽爲護國節度使詢爲懷州團練
使並不署州事本軍通判幕職官並贖銅釋罪巽等嘗薦
舉朱能及不察姦善妄致害制使故責之知鳳翔府臧大
圭贖銅二十斤通判軍州坐與能交結也軍士封進鳳翔

府孔目官朱日昌等八人皆能常從預爲矯妄者並決杖
分配海島遠郡牢城乾祐知縣蒲城長安萬年乾祐簿尉
並坐削絀

周懷政陰謀發立

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
懷政伏誅大中祥符末上始得疾是歲仲春所苦浸劇自
疑不起嘗臥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實典
左右春坊事出告寇準準遂請間建議丞令楊億草奏已
而事泄準罷相已丁謂事寄丁謂等因疏斥懷政使不親
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
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與

其弟權蜀副使懷信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閤門祇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一夕崇勳懷吉悉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於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衛士執之

懷政本傳云上姑務含容不忍斥其過然漸疏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出以欺同輩實錄亦云然收懷政時實在崇政殿東廡則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但丁謂等多爲之防使懷政罕得見上耳蓋未有疏遠懷政意也本傳又云上怒甚而實錄無此疑本傳飾說今不取

詔宣徽北院使曹璨與崇勲就御藥院鞫訊不數刻具引
伏上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西
普安佛寺斬之謂等并從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 并見朱
能偽造天書懷政父内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決杖配復
岳州子姪勒停皆坐没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詬之曰
斫頭豎子終累及我懷信又嘗謂懷政曰兄天書事必敗
當早請上首露庶獲輕典及謀作亂又號泣伏拜而止之
皆不聽故皆得免死焉自餘親事卒懷政僕使決杖分配
海島遠州

記聞載懷政以二月二日懷小刀對上自割上因是疾
復作皇后命收懷政下獄并於宮中得萊公奏言傳位

事乃命楊崇勲告變誅懷政貶萊公按懷政誅在七月萊公罷在六月若懷政於仲春爲此則萊公不待夏末始罷懷政至秋初乃誅也然真宗實以仲春疾益甚不知緣何事耳記聞必誤今不取

丁丑太子太傅冦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懷政交通也是日以客省使英州防禦使楊崇勲爲鄭州觀察使內殿承制楊懷吉爲如京使並賜金帶及金銀降詔襃奬供奉官京城四面巡檢楊懷玉既與崇勲等預周懷政議崇勲告變之翌日始詣樞密院白陳故賞之　八月辛巳楊崇勲爲內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兼羣牧使崇

數累辭鄭州之命故改任焉　丙午入内供奉官石承慶
削兩任配隸宿州先是周懷政嘗遣人召承慶欲有所議
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之上遣黄門黄守忠開太寧
佯符東華傳詔許王宮至則門不閉見承慶將入守忠諷
知其故戒令勿入於是門司不復納承慶守忠畏懷政不
敢言至是以閑鞫承慶而責之　明道二年十一月甲戌
贈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周懷政安國節度使以其弟子
右内率府副率宿州安置懷吉爲禮賓副使　景祐元年
九月辛酉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楊崇勳降
落平章事知壽州崇勳子閤門祗候宗誂監濟州税先是
内侍押班周懷信言兄懷政天禧中給侍東宮最處親信

姦臣謀危皇嗣懷政心憤議除險黨爲崇勳及楊懷吉誣告被誅令懷吉雖死而崇勳尚居將相又乞正其事以慰幽冤故有是命懷吉弟供備庫使懷志子閤門祇候永孚入內高班永德入內黃門永成永遠並坐降

雷允恭擅易皇堂

天禧五年四月丁未以內殿崇班雷允恭爲皇太子宮都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仁宗即皇帝位　庚申命宰臣丁謂爲山陵使丁謂潛結雷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詳見丁謂事迹六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既與丁謂交結謂深德之允恭倚謂勢日益驕恣無所憚

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非敢有靳於汝也顧汝少而寵幸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遣難以使汝若近上名目汝不知法禁長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時按行使副及修奉都監既受命踰旬矣乃特命允恭與張景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　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判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山陵事重按行覆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

弟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
横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於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
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
亦知不可而重逆允恭意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
謂決語入班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
石盡水出工役甚艱衆議藉藉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節
度使夏守恩爲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以待命時五月辛卯也謂庇允恭猶欲遷就成之不敢以
實聞　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
后即使問謂謂始復遣按行使藍繼宗副使王繼宗往參

定乙未太后又遣内侍押班楊懷玉與繼宗等供内中又
遣入内供奉官羅崇勲右侍禁閤門祗候李維新就鞏縣
劾允恭罪狀以聞允恭欲自持所畫山陵圖入奏詔不許
是月辛丑又遣内殿承制馬仁俊同鞫允恭癸卯又遣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吕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魯宗道入内押班岑保正入内供奉官任守忠復視皇堂
既而咸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特命王曾
再往復視并祭告謁請俟曾還與衆議不異始復役詔復
役如初惟皇堂須議定乃修築曾卒從衆議允恭坐擅移
皇堂并盗庫金三千一百一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兩錦
帛一千八百疋珠四萬三千六百顆玉五十六兩及常進

皇堂羣帶一藥金七十兩又坐富令取玉帶賜輔臣而竊取其三於是杖死於華縣籍其家弟侍禁寄班祗候允中決配柳州編管邢中和貸命決配沙門島坐決配者又十七人

仁宗實錄允恭附傳云允恭日益驕横太后惡而疏之故遣修陵域隨道按龍川別志乃允恭力請行太后始命之又按太祖太宗山陵除五使乃按行使副修奉都監部署外即未嘗別除同勾當一行事今特以命張景宗允恭蓋寵之也決非疏惡意別志當得其實但悞以勾當一行事爲都監耳都監乃盧守懃與按行使副相繼受命在旬日前矣兩朝志丁謂傳亦以允恭爲都監

皆誤也別志又云王曾獨對太后乃知其事亟命官按
劾亦恐失實蓋事發當自毛昌達始曾既復視遂因言
謂己厭禍心故容允恭擅易皇堂太后入其言謂果得
罪謂得罪實曾發之發擅易皇堂事則非曾也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
恭既下獄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
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
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辨於簾前未退內
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
笏叩頭而出　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謂獨不與知得罪

領良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演蹴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丁謂身爲宰相乃與雷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亦之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曰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稍解令拯等即殿廬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

杙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曹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貴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